

巴蜀学林丛书

冰
蘭
彩
絲
集

纪念缪钺教授九十寿辰暨从教七十年论文集

四川大学历史系 编

成都出版社

巴蜀学林丛书

冰
蘭
彩
絲
集

徐无庸 敬署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

成都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1 号
CHENGDUCHUBANSHE

1448135

四川大学历史系

增 刊

冰茧彩丝集

编 者:四川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濮禾章

封面设计:刘光瓒

技术设计:雷 东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蜀都大道十二桥路 30 号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7765071 7783841

印 刷:冶金部西南勘察局测绘制印厂

版 次:199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 18.5

字 数: 46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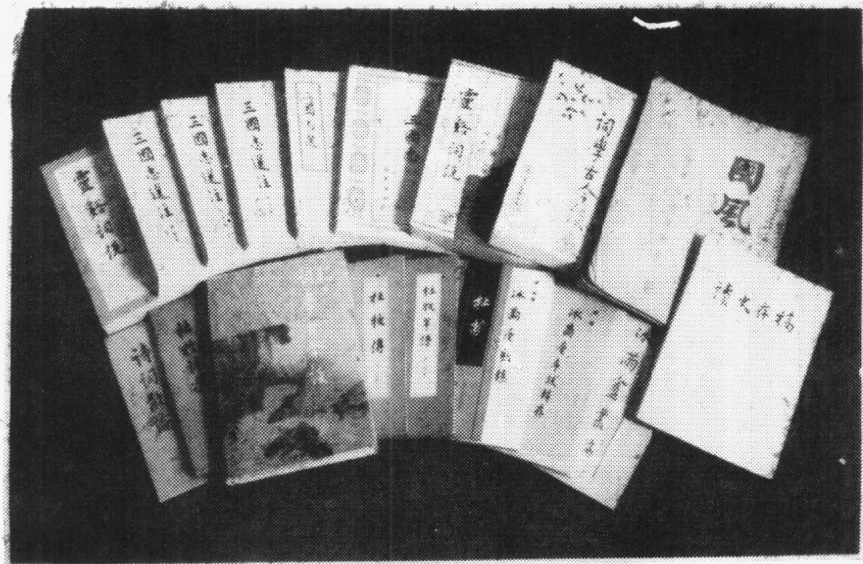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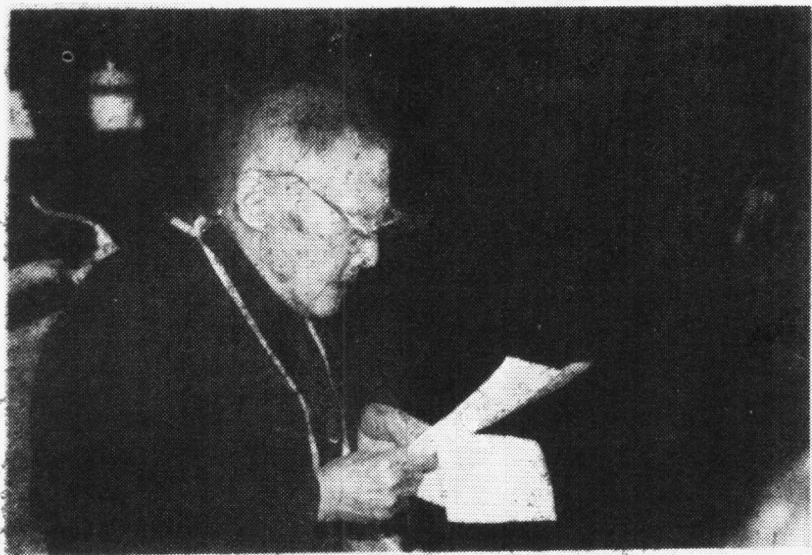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ISBN7-80575-739-9/I·160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新 蜀 书 局
PDG



念奴嬌

別爲族先生言示家藏舊觀
極佳劉後而花老入空洞故
爲手迹微亦起泚試以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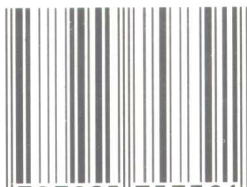
摩河池上有冰龍玉骨健華顏
乞水殿雲房三十六鳳華龍輿
漸惡君王典太白妃持藻朝野
有煤胎金樽檀板花間多少詞
客我泚江水西東蜀都過而千
載曾逢連十四萬人齊解甲空
曉城眉宸注朝代興亡妻杜更
送燕予斜陽陌宮詞殘句猶存
才氣橫溢

己巳冬日緡城寓村歲郵



封面设计：刘光璨
责任编辑：濮禾章

ISBN 7-80575-739-9



9 787805 757391 >

书号：ISBN7-80575-739-9/1 • 16

定价：15.00 元



目 录

缪钺先生的治学道路与学术特色	刘 琳(1)
论缪钺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 ...	叶嘉莹(15)
缪钺与中国古典诗词研究	钱鸿瑛(26)
祝贺吾师彦威先生九十华诞	胡厚宣(42)
忘年交契见深情	周汝昌(49)
草堂欢聚	陈贻焮(53)
纯诚系两代	黄 烈(57)
润物细无声 ——缪钺师对我的教诲与奖掖	吴在庆(61)
缪钺先生与《学林》	李必忠(71)
殷殷滋兰意 ——浅记彦威师晚年对学生的辛勤培养	景蜀慧(76)
缪钺教授谈写文章	吕一飞(87)
三国以后自由民(编户)和依附民的比率问题	何兹全(93)
扑朔迷离话赤壁	万绳楠(105)
孙 策略辽东平议	何满子(119)
百济与南朝关系的几点考察	周一良(125)
萧梁 陈庆之战绩考实	朱大渭(13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佛教·····	杨耀坤(159)
关于北魏立三长制与均田制的时间先后问题·····	郑小容(180)
元魏李唐和余以济京师事考实·····	黄永年(186)
论唐太宗的君道观·····	王炎平(193)
从杜牧《河湟》诗谈起·····	韩国磐(205)
从君主“清静无为”到“屈君而伸天”之我见 ——汉初君主专制理论的演变·····	陈玉屏(220)
张縠事辑·····	王文才(236)
谈古典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	叶嘉莹(251)
词体结构论简说·····	施议对(291)
陶渊明三题·····	童超(315)
《芜城赋》写作旨意辨证·····	郑小容(329)
《开元升平源》新探·····	卞孝萱(334)
李白传奇与史实·····	裴斐(357)
柳永与孙沔的交游及柳永卒年新证·····	吴熊和(376)
周邦彦《兰陵王》词考释 ——兼论他离开太学的原因·····	周策纵(387)
程垓《书舟词》初论·····	陶尔夫(431)
陈寅恪的“家国旧情”和“兴亡遗恨”·····	刘梦溪(445)
沈祖棻《游仙词》十首小笺·····	程千帆(467)
再谈荆门太岁戈·····	饶宗颐(475)
论魏晋时期古文《尚书》的传流·····	李学勤(479)
章学诚文史校讎考论·····	余英时(493)
《搜神记》的结构·····	(日本)小南一郎(515)

论《物类相感志》与《格物粗谈》的作者问题	(瑞典)Roger · Greatrex(524)
《函海》的版本及其编者李调元	
——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杂记之五	邓长风(533)
中华标点本《三国志·蜀书》校勘拾遗	方北辰(548)
祖冲之的大明历改易古历算释疏证	刘操南(555)
附录一：缪钺教授自传	(571)
附录二：缪钺教授论著目录	(578)
后记	(587)

缪钺先生的治学道路与学术特色

刘 琳

我从1955年入川大历史系学习，就开始受教于缪钺（彦威）老师。59年毕业留系任教后，分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彦威师是我们的教研室主任。70年代以后，我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更直接得到彦威师的指导。80年代以来，又作为副导师，协助彦威师指导博士研究生，得以经常聆听他的教诲。在将近40年中，先生的言教身教，他的道德风范、学问文章，象润物的春雨，沾溉着我，使我受益无穷。值先生九十华诞，谨草成此文，为先生寿。虽然以我浅薄的学识，本不足以深知先生学术的精要，但或许可以借此表达我对老师的一片崇敬之情。

今年10月，四川大学将举行纪念活动，庆祝历史系教授缪钺（彦威）先生九十寿辰暨从教七十年。学报约我写一篇文章论述先生的治学道路与学术特色。缪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他的学问广博精深，以我浅薄的学识，本不足以深知先生学术的精要；但作为先生的弟子与助手，我又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在这里，我想先简略介绍先生的治学历程，然后根据我的体会，谈谈先生的学术特色。谨借此表达我对老师的崇敬之情。

—

彦威先生，江苏溧阳人，1904年生于河北迁安外祖县署，后随家寓居保定。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仕至两浙江南都转运使，兼署浙江按察使，祖父曾任知府，父亲在政府机关任秘书，均有著作传于世或藏于家。先生家里藏书很丰富。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于学习文史，可谓得天独厚。

先生少承庭训，七、八岁即从外祖父读《论语》、《孟子》。后来入小学、中学，进一步受到文史之学的基本训练。先生刻苦攻读，学习了目录、文学、音韵、训诂各学科的知识，读过《书目答问》、《四库总目提要》、段氏《说文解字注》、王氏《经义述闻》、章氏《文史通义》等书，从中逐渐懂得了治学门径；还广泛阅读其他一些经、史、子、集的重要著作，包括《资治通鉴》。而天性爱好古典文学，尤喜读《诗经》、《左传》、《庄子》、《楚辞》，并练习写作古文、诗、词。

先生读书不仅是泛泛浏览，而且精读与背诵名著名篇。他从小养成背书的习惯，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由此锻炼出极强的记忆力。他给学生讲课，常常凭记忆引用大量史料，几乎一字不差。他常讲，“熟读深思”四个字是他一生治学的一条重要经验。他说：“凡是重要的书，必须熟读、精读，最好能背诵（背诵其中精要部分），只靠泛泛浏览是不够的。浏览过的书，虽然也有印象，但总是不牢固，容易遗忘，要用时它也不来；而熟读成诵的书，则变为自己的东西，召之即来，运用自如，在思考问题时，容易联想，左右逢源。”

少年时代的这些严格训练，给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因此以后先生常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教育学生一定要

练好基本功。

1922年先生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受学于通人硕彦，更加开拓了眼界，启发了思想。但至1924年20岁时，因父亲去世而辍学，先后在保定的几所中学教书，以赡养家人，从此开始了教育生涯。中间有两年应聘为河南大学中文系及广州学海书院教授。

十余年中，先生一边辛劳教课，一边仍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拓深知识，并研治古典文学。时有心得，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如《论诗》（1930年）、《曹植杜甫诞生纪念》、《黄仲则逝世百五十周年紀念》等。在这些文章中已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的精辟见解，开始显示出很深的造诣与独特的学术风格，为学界所重视。1935年，先生的第一部专著《元遗山年谱汇纂》由钟山书局出版。此谱综合翁方纲等四家《元遗山年谱》，取长补短，拾遗订误，重新编写。资料宏富，考订精审，成为研究元好问的重要著作。

1937年7月，日寇挑起芦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国难深重。先生在忧愤中携家自保定南下开封，次年又经武汉至重庆。这时浙江大学内迁广西宜山（后又迁贵州遵义），先生应聘任该校中文系副教授，两年后升为教授，讲授《诗选》、《词选》、《中国文学史》等课。

浙大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校风学风良好，学术空气浓厚。国内很多著名学者前来任教或短期讲学，其中有郭斌和、谭其骥、萧璋、钱宝琮、刘永济、钱穆等。缪先生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时时往还论学，深得切磋之益。1944年，先生与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通函请益。先生久读陈氏著作，深佩其学贯中西，识解精卓，能开辟学术中的新领域，寅恪先生也极赞赏彦威先生对诗、文、词的精深造诣。

在浙大的十年中，先生教学与研究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尤

潜心于诗词研究。常将心得整理成文，布诸报刊。共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有《论词》、《论宋诗》、《论辛稼轩词》、《王国维与叔本华》等。后来选取十篇，编为一集，名曰《诗词散论》，1948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本小册子是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项重要成果，其见解之精微，文辞之优美，久为学者所推重。加拿大著名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曾自述其青年时代深受此书之启迪，她将此书与王国维《人间词语》相比，极赞它“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思睿感的兴发”（《迦陵论诗丛稿·后序》）。

在浙大的最后两年，先生还深研先秦诸子，并与钱穆先生往复讨论，写成《与钱宾四论儒学书札》、《论荀学》等论文，显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深厚功力。

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先生应华西大学之聘来到成都，任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华大讲授《诗选》、《词选》，在川大讲授中国学术思想史、魏晋南北朝史。当时在两校任教的尚有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闻在宥等先生，他们在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各有专长，常与先生往还论学。先生本精通魏晋南北朝文学，此时更因讲授历史课，遂转而深研魏晋南北朝史。

新中国建立后，先生仍任川大历史系教授，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成绩卓著，蜚声国内外，曾选集有关论文 14 篇，编为《读史存稿》一书，1963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书内容涉及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民族矛盾、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有创新的见解，有精赅的考证。先生还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与此同时，先生对古典文学的研治也从未中断。

解放以来，先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努力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与方法研究问题。他对在极“左”思潮下那种把经典作家的某些观点变成公式到处乱套的作法非常反感。他认

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他在很多文章中结合文史的具体问题批驳上述作法。例如他反对论诗只看思想性不看艺术性，反对论词见豪放派就尊，见婉约派就贬。有人指责李清照词“哭哭啼啼”，贬低其社会意义，先生著文批驳说：“如果以士大夫的标准去衡量李清照这样一个女子，要求他能象辛弃疾、陆游那样积极昂扬，壮怀激烈，未免有点脱离实际了。”又说：“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国破家亡、暮年丧偶、飘泊无归的女子，作词时还不许她哭几声，未免太苛求于古人了。”先生平生以顾亭林自谓“胸中磊磊，绝无阉然世之习”一语为座右铭，不但为人如此，学术上也如此。

扫除“四凶”，拨乱反正之后，先生虽已年届耄耋，仍然意气风发，不辞辛劳，一面为国家培育人材，一面笔耕不辍，在学术上更臻新境。近十余年中共出版专著6部，即：《杜牧传》（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杜牧年谱》（1980年，同上），《三国志选注》（1984年，中华书局），《冰茧庵丛稿》（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灵谿词说》（1987年，同上），《冰茧庵序跋辑存》（1989年，巴蜀书社）。还有一部《冰茧庵剩稿》，即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杜牧传》、《杜牧年谱》是姊妹书，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评论说：“在近代学者中，真正为杜牧研究打下基础的是缪先生。缪钺先生的《杜牧年谱》和《杜牧传》，是一切研究杜牧的人所必读的。”《冰茧庵丛稿》是一部论文集，收辑先生从1932年至1983年间的论文26篇，附札记7篇。广涉经、子，出入文、史，从中可见先生治学的变化及心得。学者称此书“立论精警，自创新见，博观约取，考证缜密”，“熔文史于一炉，跨度之长，涉猎之广，使全书呈现出异采丰姿”。《冰茧庵序跋辑存》辑录了先生数十年间为自著书及他人著作写的序跋25篇，发扬了作者论学论文的精辟见解以及与友人互相切磋知赏的深情厚谊。

《灵谿词说》是先生与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先生合撰的一部词学论著集。如前所述，叶先生青年时代即读过缪先生的《诗词散论》，对先生极为钦慕。1981年叶先生来到成都，与缪先生一见如故，从此常有书信往来，论学评诗，相知益深，并共同拟定了合作研究计划。次年叶先生来川大讲学，二先生遂开始撰写《灵谿词说》。至1986年，共得论文41篇，随时发表，最后集为一书。其中23篇为缪先生撰写。此书纵论唐五代两宋著名词人、词作、词论。每篇先冠以七言绝句撮述要旨，然后再以散文详加说明，将论词绝句、词话、词学论文、词史诸体熔于一炉，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在内容上也很有独到之处。对唐宋词之流变，每位词人之特长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与影响，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进行探索、阐释，立论透辟新颖，往往发前人所未发。二先生说词之共同点是着重探索“词心”，但又略有区别。缪先生侧重于创作，从词人的创作心态及艺术风格以揭示词的特质与魅力；叶先生则侧重于欣赏，从感发与联想以体验其幽渺隐微的深邃内涵。从诸文的发表到全书的出版，引起国内外文坛的重视，大陆、香港、美国各报刊纷纷报导与评论，一致给予高度评价。二先生又继续合著《词学古今谈》，这几年缪先生已撰写并发表词说13篇。这两部书是先生晚年对我国学术事业的又一重大贡献。

二

缪先生的治学，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文史结合，文史兼长。这在当代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先生认为，文史结合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学与历史两种学科本来是息息相关、互相渗透的，所以自古以来，不少学者文史兼擅。《左传》既是历史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司马迁既是伟

大的史学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范曄、欧阳修、司马光等也都兼长文史。所以先生历来主张，学历史的人应有相当的文学修养，而治文学史的人也必须懂得历史。

研究历史的人要有相当的文学修养，这不仅是为了使写出的历史著作更有文采、更生动，更因为从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启发，从而更深透地理解与阐述历史问题。先生常讲：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活的，有思想感情，有主观能动性。所以研究历史，不仅要注重当时人的表面活动，而且要注意当时人的内心活动，包括个别历史人物的心情以及一个时代人的共同心情。不这样，对于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理解就很难深入。各种史书上记载的，多是古人的表面活动，很难看到古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而文学作品，尤其是诗，却最能反映一个人、一个时代的心声。一人之诗，足以见一人之心；一时代之诗，亦足以见一时代之心。这就要求治史者也应当懂得文学，具有相当的欣赏能力。

反之，研究文学史的人必须熟悉历史。只有熟悉一时代的历史背景，才能了解此一时代之特殊精神；只有了解一时代的特殊精神，才能体会此一时代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的特质与风格。一个时代如此，一个人也如此。不了解一个作家的历史，包括他的出身、经历、环境、社会关系等等，是没有法子深入理解这个作家及其作品的。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先生由治文而进于研史，文史兼攻。他在各大学教书，既教过文学课，也教过历史课。他作科研也是两者兼顾。他的很多论文，以及《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年谱》、《杜牧传》等专著，都是文史结合的产物。

在研究方法上，先生最佩服陈寅恪先生采用文史互证法作出的贡献，引为典范，加以效法，以史说文，以文证史，他研究各

时代的诗词，常常从时代背景以探求时代精神及其在诗词中的反映；他评论古代作家及其作品，也必先研究其历史背景以探求时代精神及其在诗词中的反映；他评论古代作家及其作品，也必先研究其历史背景与身世，他曾为好些作家编撰年谱，就是出于“知人论世”的需要。正由于他熟悉古代历史，因而对古典文学作家和作品更能深入理解，阐发其微旨深情。例如他在《论宋诗》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

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而因重用文人故，国内清晏，鲜悍将骄兵跋扈之祸。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明乎此，吾人对宋诗种种特点更可得深一层之了解。宋诗之情思深微而不壮阔，其气力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不贵宏亮而贵清冷，其词句不贵蕃艳而贵朴淡，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其味不重肥浓而重隽永。此皆与其时代之心情相合，出于自然。

如果不熟悉宋代历史，是不可能对宋诗有如此精深的理解的。

另一方面，先生在研究历史时，又常从文学作品中探索当时人的内心世界，用以说明历史现象，因而对问题常有深刻而新颖的看法。《清谈与魏晋政治》一文中根据文学作品，说明清谈家“虽处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政治理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就是一例。先生曾指导一位博士研究生，运用文史结合、文史互证的方法，撰写题为《魏晋诗人与政治》的学位论文，受到学者的赞赏。

在这里，我还想指出，先生对于古典文学，不只是研究与评论，而且在研治文史之余，作诗填词，进行创作实践，把研究与